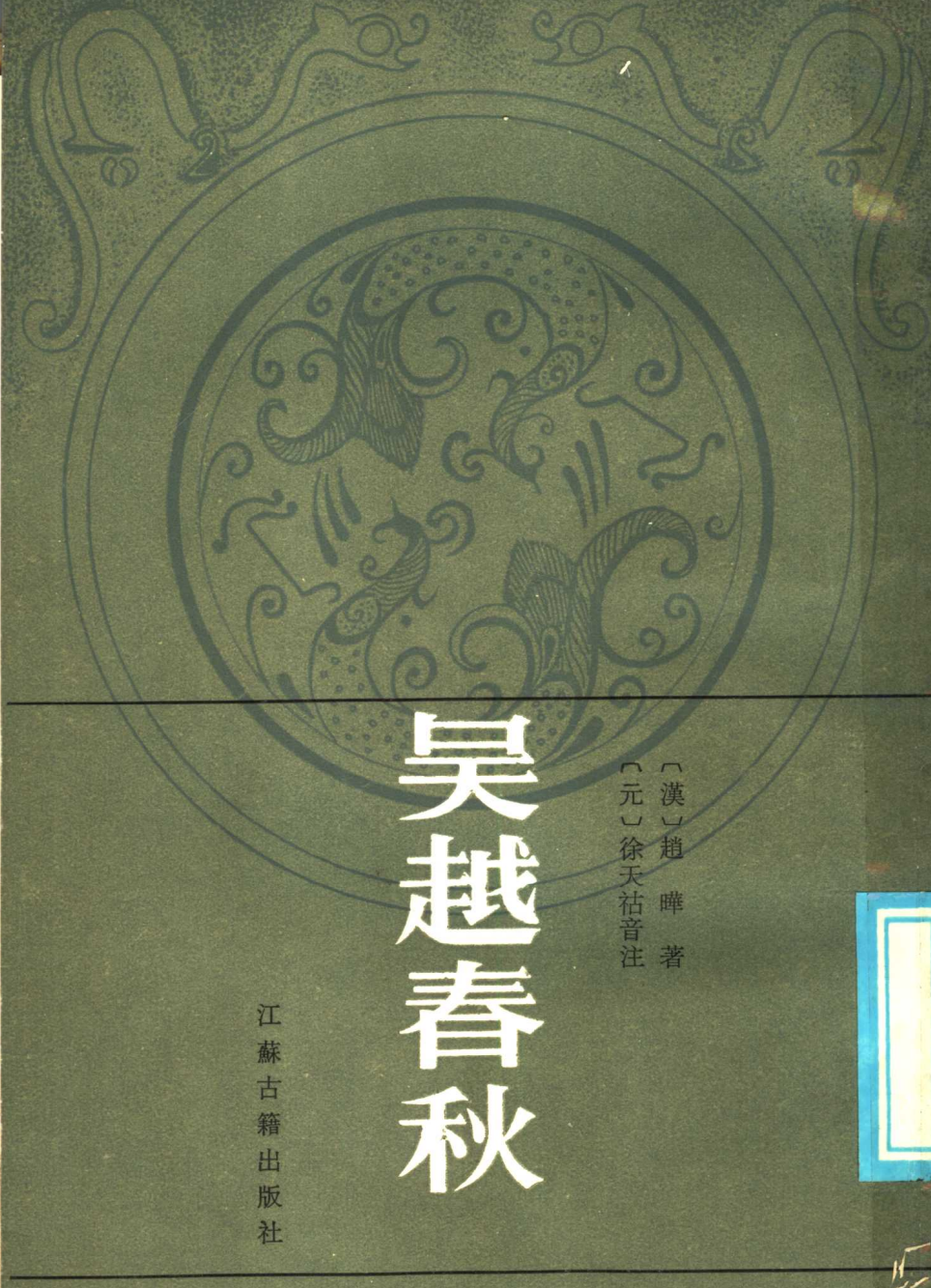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吳越春秋

〔漢〕趙曄 著
〔元〕徐天祐音注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漢·趙曄 著

元·徐天祐音注

吳越春秋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吳越春秋

〔漢〕趙曄著

苗麓點校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張5.5 插頁2 字數60,000

1986年1月第1版

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冊

書號：11354·071 定價：1.10元

責任編輯：王士君 薛正興

前言

《吳越春秋》，後漢趙曄著，記載春秋末期吳越兩國爭霸的歷史。

趙曄的生平，見《後漢書·儒林傳》六十九卷。傳中說，趙曄字長君，會稽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，曾做過縣吏，擔任「督郵」之類的小官。他不屑於做這個工作，便到杜撫處去學《韓詩》。杜撫是當時的經學大家，精通《韓詩》，有弟子千人。趙曄在杜撫處二十年不回，以致家中以爲他已經去世，爲他發喪制服，可見他發憤向學的專注程度。他的著作有《吳越春秋》和《詩細歷神淵》等書。蔡邕到會稽時，曾看到《詩細歷神淵》，認爲它比《論衡》還要好。可惜這本書已不存。趙曄的生卒年不詳，從他到杜撫處學詩的經歷推測，大約是後漢建武年間人。

《吳越春秋》著錄于《隋書·經籍志》和《唐書·經籍志》，皆云趙曄撰，十二卷。然而今本只有十卷。《史記》注、《文選》注、《吳地記》、《水經注》等書中所引《吳越春秋》語或吳越相爭之事，也有不見於今本的。隋、唐《經籍志》還錄有晉·楊方撰《吳越春秋削繁》五卷，但《晉書·楊方傳》只說：「（楊方）更撰《吳越春秋》」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還錄有皇甫遵撰《吳越春秋》十卷，《唐書·經籍志》錄爲《吳越春秋傳》，卷數同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錄有趙曄撰《吳越春秋》十卷，皇甫遵注《吳越春秋》十卷，不錄楊書。元·徐天祐引邯鄲李氏《圖書十志目》云：「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，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，爲

之傳注。」徐天祐自己認為，今本「殆非全書」，《史記》注等所引《吳越春秋》佚文，大約就是「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」。明·錢福則估計，佚去的兩卷內容可能是「西施入吳」和「范蠡去越」。楊方和皇甫遵二人的本子，今皆不見。

《吳越春秋》現存的最早刊本，是元大德十年丙午（公元一三〇六年）刊本。明刊本則有弘治十四年辛酉（公元一五〇一年）鄭璠的刊本，萬曆十四年丙戌（公元一五八六年）馮念祖的刊本。之後，又有多種翻刻本。

元大德刊本中，有元·徐天祐寫的序和「音注」。在弘治翻刻本的書末，還有「徐氏補註」一頁，但大德本中却没有。徐天祐的「音注」大致有三方面的內容：一是和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相比照，考訂異同；二是刊正疑訛；三是注釋。通過徐天祐的工作，刊正了原書中的一些訛誤，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，便利閱讀。

吳越爭霸是春秋末期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，從中可以引出許多歷史教訓，先秦著作中有不少有關的記載。趙曄的《吳越春秋》一書，就是依據這些史書編成的，其主要依據是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三書。後漢去古未遠，趙曄又是越人，有關吳越相爭的文獻資料、口頭傳說當比較多。《吳越春秋》這本書就是這樣雜合正史、傳說、想象幾方面的材料敷演匯集而成的。它不是一部正史，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編造，可以把它看做是一部歷史演義。主編四庫全書的紀昀認為本書「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」，屬於「小說家言」，這個看法是比較確當的。從歷史的角度看，本書記載詳細，

大體上和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所記相符，但也有不少明顯的史實錯亂、世系顛倒、年代混淆等等張冠李戴的現象。從文學的角度看，本書在渲染氣氛、鋪排場面等方面頗有精采之筆，書中一共寫了上百個人物，其中有些人物刻劃得很有生氣。行文駢散間出，雜以詩歌謠諺，語言相當豐富。紀昀說它「稍傷曼衍，而詞頗豐蔚」，評價是公允的。書中有不少識緯夢卜之說，這是漢時風尚，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思想認識。

出版這本書的目的，是向文史工作者提供一本經過初步整理的資料。我們所做的工作僅限於校、點兩項。在現存的本子中，大德本刊刻較精，弘治本和萬曆本都是據大德本翻刻的。弘治本比較忠於大德本原書，錯漏較少；萬曆本則錯誤較多，甚至有整行漏刻的。這本鉛排本據大德本排印，弘治本和萬曆本上的異文，全部寫成校勘記，附在每卷之末。至於《吳越春秋》中史實、人物、年代與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國語》等書有出入的地方，一概仍舊，不列入校勘記中。在標點方面，原書基本上清通可讀，但誠如徐天祐在序中所說的，「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」之處，少數文句，很難句逗。我們的校點中仍可能有錯誤之處，請讀者指正。本書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周紹泉同志協助校訂，在此深致謝意。

校點者

一九八二年四月

吳越春秋序

吳越，古稱東南僻遠之邦，然當其盛強，往往抗衡上國。黃池之會，夫差欲尊天子，自去其僭號，稱子以告令諸侯。及越既有吳，勾踐大盟四國，以共輔王室。要其志，皆歸于尊周，其知所天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雖小國猶錄而書之，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，以地言則會稽具區，其川其浸，《周職方氏》列爲九州之首，皆足以望天下，故記可缺而不傳乎？《吳越春秋》，趙曄所著。隋、唐《經籍志》皆云十二卷，今存者十卷，殆非全書。二志又云：「楊方撰《吳越春秋削繁》五卷，皇甫遵撰《吳越春秋傳》十卷。」此二書今人罕見，獨曄書行於世。曄傳在《儒林》中。觀其所作，乃不類漢文。按卽鄆李氏《圖書十志目》，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，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，爲之傳註。又按：《史記》註有徐廣所引《吳越春秋》語，而《索隱》以爲今

無此語者。他如《文選》註引季子見遺金事，《吳地記》載闔廬時夷亭事，及《水經註》嘗載越事數條，類皆援據《吳越春秋》。今曄本咸無其文，亦無所謂傳註，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？曄書最先出東都，時去古未甚遠，曄又山陰人，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。取節焉可也。其言上稽天時，下測物變，明微推遠，瞭若著蔡。至于盛衰成敗之迹，則彼已君臣，反覆上下。其議論，種蠡諸大夫之謀，迭用則霸；子胥之諫，一不聽則亡；皆鑿鑿然，可以勸戒萬世，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！曄書越舊嘗鉅梓，歲久不復存，汴梁劉侯來治越，獎勵學校，蒐遺文，修墜典，乃輟義田，廩羨財，重刻於學。不鄙謏聞，屬以考訂，且命序其左端。夫越人宜知越之故，則是舉也，於所缺不爲無補，遂不得辭。厥既刊正疑訛，過不自量，復爲之音註，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，附見於下而互存之。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，不敢盡用臆見更定，又無皇甫本可證，姑從其舊，以俟後之。

君子考焉。侯名克昌，世大其字。云郡人。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。

校記

- 一、一頁五行「具區」，萬曆本作「區具」。
- 二、一頁七行「十二卷」，萬曆本作「十一卷」。
- 三、三頁一行「徐天祐」，弘治本、萬曆本均作「徐天祐」。

吳越春秋目錄

卷第一 吳太伯傳

元本《太伯傳》作《吳王太伯傳》。太伯三以天下讓，宜王而不王者也。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，尊之曰王，名不與實稱也。今去王字以從其實。

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

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

元本不曰《吳王僚傳》，而曰《王僚使公子光傳》，蓋謂使之伐楚耳。光即闔閭，既自有傳，此云使公子光，贅也。今姑從其舊。

卷第四 闔閭內傳

卷第五 夫差內傳

元本《闔閭》、《夫差傳》皆曰內傳，下卷《無余》、《勾踐傳》皆曰外傳，內吳而外越，何也？況曄又越人乎？若以吳爲內，則《太伯》、《壽夢》、《王僚》三傳不曰內，而《闔閭》、《夫差》二傳獨曰內，又何也？今不敢輒去內，外二字，姑存之。

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

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

元本《越王勾踐入臣》，獨無外傳字。今補其闕，姑從越諸傳，亦作外傳。

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

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

元本《勾踐入臣》、《歸國》、《伐吳》諸傳皆書名，獨《陰謀傳》書越王而不名，不知何義？今於《陰謀傳》去越王二字，而書勾踐從諸例也。

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

卷一 吳太伯傳

吳之前君太伯者，〔論語〕作「泰伯」，后稷之苗裔也。后稷其母，台氏之女姜嫄，〔詩章〕

句：「姜姓，嫄字。」〔說文〕：「邵，炎帝之後，姜姓，封邵國。」〔晉語〕曰：「黃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，故黃帝爲姬，炎帝爲姜。」是姜者，炎帝之姓。〔史記〕：「嫄」作「原」，「台」作「邵」。邵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。

〔漢地理志〕作「釐」，與「邵」同。爲帝嚳元妃。年少未孕，出游於野，見大人跡而觀之，中心

歡然，喜其形像，因履而踐之。身動，意若爲人所感。後妊娠，恐被淫泆之

禍，遂祭祀以求，謂「無子，履上帝之跡」，〔詩·生民篇〕所謂「履帝武」是也。天猶令有之。姜嫄怪

而棄於阨狹之巷，牛馬過者折〔折〕，疑當作「辟」。易而避之。〔詩〕云：「誕置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。」復棄於林

中，適會伐木之人多。〔詩〕云：「誕置之平林，會伐平林。」復置於澤中冰上，衆鳥以羽覆之。〔詩〕云：「誕置之

寒冰，鳥覆翼之。」后稷遂得不死。姜嫄以爲神，收而養之，長因名棄。爲兒時好種樹〔詩〕云：「種

也。禾黍、桑麻、五穀，相〔去聲〕五土之宜，青赤黃黑，陵〔陸〕水高下，粢稷黍禾，

藁麥豆稻，各得其理。堯遭洪水，人民泛濫，遂〔遂〕，疑當作「逐」。高而居。堯聘棄，使

教民山居，隨地造區，研也。營種之術。三年餘，行人無饑乏之色。乃拜棄爲

農師，封之台，號爲后稷，姓姬氏。后稷就國爲諸侯。卒，子不窋立。《帝王世紀》：「后

氏，生不窋。」《括地志》曰：「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。」遭夏氏世衰，失官，奔戎狄之間。其孫公劉。《周本紀》：「不窋始

窋卒，子鞠立。鞠卒，子公劉立。」公劉慈仁，行不履生草，運車以避葭葦。公劉避夏桀於戎狄，變

易風俗，民化其政。公劉卒，子慶節立。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。慶節子皇僕，皇僕子蒯，蒯子公劉。

子毀論，《世本》「論」作「榆」，毀論子公非，公非子高圉，高圉子亞圉，《世本》作「亞圉」，雲都，亞圉字。」亞圉子公叔祖類，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，《毛詩》：「甫」皆作「父」，「甫」通，自慶節

至是爲修公劉、后稷之業，積德行義，爲狄人所慕。薰鬻戎姁而伐之，薰鬻，《孟

子傳》作「薰鬻」，音同。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，其伐不止。事以皮幣、金玉、

重寶，而亦伐之不止。古公問：「何所欲？」曰：「欲其土地。」古公曰：「君子

不以養害所養，《孟子》曰：「君子不以養人者害。」國所以亡也。而爲身害，吾所不居也。」古

公乃杖策去邠，逾梁山而處岐周。徐廣曰：「新平漆縣東北有邠亭。」杜預云：「邠在新平漆縣東

陽西北，其南有周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梁山在夏陽，岐山在美陽，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。」曰：「彼君與我何異？」邠人父子兄弟相帥，

負老携幼，揭釜甑而歸古公。居三月，成城郭，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而民

五倍其初。古公三子，長曰大伯，次曰仲雍，雍一名吳仲，《史記》作「虞仲」，少曰季歷。

太美生，少子季歷，即王季也。季歷娶妻大任氏，音泰任，《詩·大明篇》：「摯仲氏任。」毛氏箋：「摯，國，任，姓。仲，中女也。」《史記》作「太任。」《列女傳》：「太任，摯任氏之中女。」

生子昌。昌有聖瑞，《尚書緯·帝命驗》曰：「季秋之月甲子，赤黿獻丹書，文多不載。」古公知昌聖，欲傳

國以及昌。曰：「興王業者，其在昌乎？」因更名曰季歷。太伯、仲雍望風知指，

曰：「歷者，適也。」知古公欲以國及昌，古公病，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。南岳。

遂之荊蠻，斷髮文身，爲夷狄之服，示不可用。古公卒，太伯、仲雍歸。赴喪

畢，還荊蠻。國民君而事之，自號爲勾吳。《漢地理志》：「太伯奔荊蠻，號曰勾吳。」吳人

或問：「何像」「像」，疑當作「據」而爲勾吳？太伯曰：「吾以伯長居國，絕嗣者也。其當

有封者，吳仲也。故自號勾吳。非其方乎？」荊蠻義之，從而歸之者千有餘

家，共立以爲勾吳。數年之間，民人殷富。遭殷之末世衰，中國侯王數用

兵，恐及於荊蠻，故太伯起城，周三里二百步，外郭三百餘里，在西北隅，

名曰故吳。

太伯所都謂之吳，城在梅里平墟，今無錫縣境。

人民皆耕田其中。古公病，將卒，令季歷讓國於

太伯，而三讓不受。故云：「太伯三以天下讓。」於是季歷蒞政，修先王之

業，守仁義之道。季歷卒，子昌立，號曰西伯。

按《孔叢子》：「羊容問子思曰：『周自后稷封焉，王者之後，至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此為諸侯，吳

得為西伯乎？子思曰：『吾聞諸子夏曰：殷帝乙之時，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，受圭璽，而賜之。』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，此諸侯為伯，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。」

遵公劉，古公之術，業於養

老，天下歸之西伯，致太平，伯夷自海濱而往。西伯卒，太子發立，

發，武王名。

周、召周公旦，召公奭而伐殷。天下已安，乃稱王，追謚古公為大王，追封太伯於吳。

太伯祖卒，葬於梅里平墟。

即太伯故城之地。劉昭云：「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，去墓十里有舊宅，其井猶存。」《皇覽》云：「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。」二說不同，此云平墟，當

以劉說為正。仲雍立，是為吳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簡，簡子叔達，達子周章，章子熊，

熊子遂，遂子柯相，相子彊鳩夷，夷子餘喬疑吾，吾子柯廬，廬子周繇，繇子

屈羽，羽子夷吾，吾子禽處，處子專，專子頗高，高子句畢立。

《史記世家》：「熊子遂」作「熊遂」

「喬」作「橋」，「廬」作「盧」，「專」作「轉」

是時，晉獻公滅周北虞，虞公以開晉之伐

虢氏。畢子去齊，齊子壽夢立，

夢，《左傳》莫公切。

而吳益強。稱王。凡從太伯至

壽夢之世，與中國時通朝會，而國斯霸焉。

校記

- 一、二頁一行「研」，萬曆本作「妍」。
- 二、三頁三行「大任氏」，弘治本、萬曆本均作「太任氏」。
- 三、三頁四行注文「甲子」，弘治本作「中子」。
- 四、三頁四行注文「云亡」，弘治本、萬曆本均作「云云」。
- 五、四頁六行「大王」，萬曆本作「太王」。
- 六、四頁九行「疆」，萬曆本作「疆」。
- 七、四頁一一行注文「廬作盧」，萬曆本作「盧作盧」。
- 八、四頁一二行「畢子去齊」，萬曆本作「卑子去齊」。
- 九、四頁一二行「強」，萬曆本作「疆」。

卷二 吳王壽夢傳

壽夢元年，《史記索隱》曰：「自壽夢已下，始有其年。」朝周，適楚，觀諸侯禮樂。魯成公會於鍾離，

鍾離之會，吳始與中國接，事見《春秋·魯成公十五年》。以《史記·年表》考之，是壽夢十五年。此以爲元年，何也？鍾離，古塗山氏之國，漢置鍾離縣，屬九江，今屬濠州。深問周公禮樂，成

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，因爲詠歌三代之風。壽夢曰：「孤在夷蠻，徒以椎髻爲俗，豈有斯之服哉？」因歎而去曰：「於乎哉，禮也！」

二年，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，以爲行人，教吳射御，導之伐楚。

見《左傳·成公七年》。按：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，自晉請使吳，教吳用兵叛楚。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，非巫臣爲行人也。行人，掌國賓客之禮，籍以待四方之使。楚莊王怒，使子反將，去聲。敗吳師，二國從斯結讎。於是吳始通中國，而與諸侯爲敵。蠻夷屬楚者，吳盡取之，始大。通吳於上國。

五年，伐楚，敗子反。

十六年，楚恭《左傳》作「共」王怨吳爲巫臣伐之也，乃舉兵伐吳，至衡山而還。

見《左傳·襄公三年》：「楚克鳩茲，至於衡山。」杜預曰：「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。」楚歸三日，吳人伐楚取郢。此不書。